

白

雨

齋

詞

話

白雨齋詞話卷第三

丹徒陳廷焯亦峯箸

金代詞人自以吳彥高爲冠能於感慨中饒伊鬱不獨組織之工也同時尙吳蔡體然伯堅非彥高匹

陶九成云近世所謂大曲蘇小小蝶戀花蘇東坡念奴嬌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零鈴辛稼軒摸魚子吳彥高春草碧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朱淑真生查子鄧干江望海潮按其中惟稼軒摸魚子一篇爲古今傑作叔原鷓鴣天爲豔體中

極致餘亦泛泛不知當時何以並重如此余獨愛
彥高人月圓宴張侍御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
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
天姿勝雪宮鬢堆雅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
感激豪宕不落小家數洪景盧云先公在燕山
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
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輸
林直學士吳激作詞記之聞者揮涕中州樂府云
彥高賦此時
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而頗近鄙俚及見彥高作茫然自失是後人有求作樂府者叔通卽批
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之

金詞於彥高外不得不推遺山遺山詞刻意爭奇求勝亦有可觀然縱橫超逸既不能爲蘇辛騷雅清虛復不能爲姜史於此道可稱別調非正聲也元代尙曲曲愈工而詞愈晦周秦姜史之風不可復見矣

元詞日就衰靡愈趨愈下張仲舉規撫南宋爲一代正聲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間而真氣稍遜

仲舉詞樹骨甚高寓意亦遠元詞之不亡者賴有仲舉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沈厚則不可得矣

仲舉綺羅香雨中舟。會信有客裏關河。又怎禁夜深風雨。此則刻意爲白石冲味微減。姿態卻饒。又水龍吟蓼花云瘦。輦黃邊疎蘋白外。滿汀煙穟。黃邊白外四字亦新奇。又云船窗雨後數枝低入香零。粉碎不見。當年秦淮花月竹西歌吹。係以感慨意境。便厚船窗數語。亦是畫所不到。但看來已是元詞去宋人已遠。

虞道園詞筆頗健似出仲舉之右。然所作寥寥。規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諸家。惟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二語。卻有自然風韻。

倪元鎮人月圓云傷心莫問前朝事重上越王臺
鶗鴂啼處東風草綠殘照花開悵然孤嘯青山故
國喬木蒼苔當時明月依依素影何處飛來風流
悲壯南宋諸鉅手爲之亦無以過詞豈以時代限
耶

詞至於明而詞亡矣伯溫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
庵輩句琢字鍊枝枝葉葉爲之益難語於大雅自
馬浩瀾施闡仙輩出淫詞穢語無足置喙明末陳
人中能以穠豔之筆傳淒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
手然視國初諸老已難同日而語更何論唐宋

哉

伯溫臨江仙云。鏡中綠髮漸無多。淚如霜後葉。撼
撼下庭柯。以開國元勳而作此衰感語。蓋已兆胡
維庸之禍矣。

高季迪沁園春雁。云。隴塞間關。江湖冷落。莫戀遺
梁。猶在田須高舉。教弋人空慕雲海。茫然託意高
遠。先生能言之而終自不免何耶。

用修小令合者有五代人遺意而時雜曲語。令讀
者短氣。

陳臥子山花子云。楊柳淒迷曉霧中。杏花零落五。

更鐘寂寂景陽宮。外月照殘紅蝶化綵衣金縷盡蟲銜畫粉玉樓空。惟有無情雙燕子舞東風淒麗近南唐二主詞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後半闋云楚宮吳苑草茸茸。戀芳叢繞游蜂料得來年相見畫屏中人自傷心花自笑憑燕子罵東風亦綿邈悽惻。

葉小鸞詞筆哀豔不減朱淑真求諸明代作者尤不易覩也。

有明三百年中習倚聲者不乏其人然以沈鬱頓挫四字繩之竟無一篇滿人意者真不可解。

國初諸老同時傑出幾欲上掩兩宋然才力有餘沈厚不足蓋一代各有專長宋詞已成絕技後世不能相加也

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廢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北宋如東坡少游方回美成諸公亦豈易及耶况周秦兩家實爲南宋導其先路數典忘祖其謂之何

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後之爲詞者不得不

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
陵後來無能爲繼而天地之奧發洩既盡古意亦
從此漸微矣

吳梅村詞雖非專長然其高處有令人不可捉摸
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則徒爲難得今宵是乍
涼等語乃又一馬浩瀾耳

梅村如夢令云誤信鵲聲枝上幾度樓頭西望薄
倖不歸來愁殺石城風浪無恙無恙牢記別時模
樣低回婉轉中有怨情不當作綺語讀次章云小
閣焚香獨坐撼撼紙窗風破女伴有誰來管領春

愁一箇無那無那斜壓翠衾還臥此中亦見怨情當與上章參看

東坡詞豪宕感激忠厚纏綿後人學之徒形粗魯故東坡詞不能學亦不必學惟梅村高者有與老坡神似處可作此翁後勁如滿江紅諸闋頗爲暗合松栝凌寒滿目山川沽酒南徐三篇尤見筆意卽閑情之作如臨江仙舊結句云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窗人去住紅粉淚縱橫哀艷而超脫直是坡仙化境迦陵學蘇卒畢竟不似

賀新郎病中一篇梅村絕筆也悲感萬端自怨自

艾千載下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固與收齋不同亦與芝麓輩有別

梁棠邨詞尙穠豔語必和平自是福澤人聲口然論詞未爲高妙

漁洋小令能以風韻勝仍是做七絕慣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沈鬱頓挫之致昔人謂漁洋詞爲詩掩抑又過矣

漁洋詞含蓄有味但不能沈厚蓋含蓄之意境淺沈厚之根柢深也彼力量薄者每以含蓄爲深厚遂自謂效法北宋亦吾所不取

漁洋偷聲木蘭花

春情寄白下故人

後半闋云方山亭下。

江南路畫槳凌波從此去十四樓空萬葉千花淚。
和漱玉詞雲鏡影圓冰釵痕卻月日光又上樓頭正羅

幃夢覺紅褪細鉤睡眼初睞未起夢裏事尋憶難
休人不見便須含淚強對殘秋悠悠斷鴻南去便
瀟湘千里好爲儂留又斜陽聲遠過盡西樓顛倒
相思難寫空望斷南浦雙眸傷心處青山紅樹萬
點新愁思深意苦幾欲駕易安上之衍坡集中亦

僅見此篇

曹升六珂雪詞在國初諸老中最爲大雅才力不逮朱陳而取徑較正國朝不乏詞家四庫獨收珂雪良有以也

升六詞余最愛其埽花遊春一篇如云一夜梅花暗落西窗似雨飄搖去試問逐風歸到何處又云擁斷關山知有離人獨苦漫凝竚聽寒城數聲譙鼓綿雅幽細斟酌於美成梅溪碧山公謹而出之者

容若飲水詞在國初亦推作手較東白堂詞世終南似更閒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詞亦淺顯余所賞

者惟臨江仙寒柳第一闋及天仙子漾水亭秋夜酒泉子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亦悽惋亦閒麗頗似飛卿語惜通篇不稱又太常引云夢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夢醒亦頗淒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

錢湘瑟工爲艷詞造語尤妙如憶少年云小屏殘燭小窗殘雨小樓殘夢銖衣已煙散只蘅蕪香重雅麗語能入幽境意味便永然亦僅在皮毛上求深厚非吾所謂深厚也

丁飛濤亦工爲艷詞較周冰持爲和雅然亦只是

做得面子好不足爲詞壇重也。

毛會侯浣雪詞刻翠裁紅務求新穎丁飛濤之流亞也總不免染花間草堂陋習

彭羨門詞意境較厚但不甚沈著仍是力量未足

羨門詞長調小令均有可觀而小令爲勝憶王孫

寒食蘇幕遮婁江寄家信等篇頗得北宋人遺韻

吳蘭次詞調和音雅情態亦濃詞中小品也竹垞謂其似陳西麓亦漫爲許與之論

蘭次小令亦不能脫草堂窠臼長調間作壯浪語如滿江紅醉吟云髀肉晚銷燕市馬鄉心秋冷揚州

鶴。又云。海上文章蘇玉局。人間遊戲東方朔。園次
與迦陵結異姓昆季似此亦頗類迦陵也。

西堂詞曲擅名一時。然皆不見佳力量。既薄意境。
亦淺專恃一二聰明語。以爲新奇獨得之秘。不值
有識者一笑。

西堂小令最不佳。除浣溪沙清明悼亡兩闋及菩薩蠻
病中
有感第二闋外。合者寥寥。長調稍可壯語。工於綺
語也。

西堂菩薩蠻丁巳九月八日。源出溫韋。身世興衰
之感。略見於此。而詞意不免淺顯。如負負欲何言。

饑來難叩門。又濃笑寫官銜。排行無二三。又歎息。
返柴廬。當門立。吏胥又白髮。影婆娑。秋風鬼病多。
又何物。返魂丹。空囊無一錢。又何處。度餘年。除非
離恨天。等句全失忠厚之旨。若暗含情事而出。以
幽窈之思。渾雅之筆。便是飛卿復作。余惟愛其次。
章云。六宮鬧掃芙蓉鏡。君王偶愛飛蓬鬢。殿腳惜
空同。昭陽天幾重。江南春雨晚。紅豆新歌滿流落。
杜秋娘琵琶憶上皇。讀之令人淚下。王漁洋題展
成新樂府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
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又云猿臂丁

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其年壽悔庵六十詞云。曾經天語憐才。如今老卻凌雲手。又云長樂笙簫連昌花竹可堪回首。皆當與此篇參看。吳蘭次太守跋其後云。阮生失路澆淚無端。屈子問天寄愁何處。水以不平而激木。因有鬱而奇情。有所之理固然矣。吾友悔庵文高於命宦薄於名。豔曲三章欲醉沈香之酒。奇才兩字不分歸院之燈。孤竹崖前空隨射虎。百花洲上徒共眠鷗。劉公幹高臥清漳。王仲宣哀吟荆楚。爰以沈鬱之意寫爲穠麗之音。此病中

八首所由作也。夫生而識字。卽種愁根。長解言文。
原非善氣惺惺。自合人奴咄咄。何堪令僕吾儕若
此復何怪耶。子善吹簫。請命小紅而按曲。我爲拔
劖。聊浮大白以倚聲。可謂深得悔庵心者。

西堂亦好爲豔詞。多聰明纖巧語。殊乖大雅。不敢
罵擅郎。喃喃咒杜康。笑擲竹夫人。無端一面瞋之
類。皆足令人噴飯。

西堂好作聰明語。害人最深。小有才者。一索而得。
終身陷入苦海矣。

顧華峰詞全以情勝。是高人一著處。至其用筆。亦

甚圓朗然不悟沈鬱之妙終非上乘

華峰賀新郎

寄吳漢槎甯古塔以詞代書

兩闋只如家常說話

而痛快淋漓宛轉反覆兩人心迹一一如見雖非正聲亦千秋絕調也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擇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甘載包胥承一諾盼馬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次章云我亦飄零

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夙昔齊名非忝竊
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傭憊薄命長辭知已
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
我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
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
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二詞
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甯告戒無
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西河經術湛深而作詩卻能謹守唐賢繩墨詞亦
在五代宋初之間但造境未深運思多巧境不深

尙可思多巧則有傷大雅矣。

西河相見歡云。愁思遠。拋金翦。唾殘絨。羞殺鴛鴦。
銜去一絲紅風蝶。令_關草云藏得宜。男臨賽又躡踏。
此類極有思致。雖未至於流蕩。總不免纖小。

葉元禮詞。直是女兒聲口。如生小畫眉分細繭。近
來綰髻學靈蛇。粧成不耐合歡花。又蝶粉蜂黃。拚
付與淺顰深笑。總難知。教人何處懾情癡。又羅裙
消息落花知。又清波一樣淚痕深。又此生有分是
相思等句。纖小柔媚皆無一毫丈夫氣。宜其天亡
也。

徐電發詞當時盛負重名。至於流傳海外可謂榮矣。其規模北宋卻有似處。惟氣格不高。祇堪作晏歐流亞至周秦深處尙未夢見。

電發鳳棲梧草春。綠遍天涯無半縫。憐伊歲歲和愁種。語絕淒麗。然視君復聖俞兩詞已下一格去。歐公少年游一篇何可以道里計。

樊榭論詞云。獨有藕漁工小令。不教賀老占江南。余觀蓀友詞色澤有餘。措詞亦閒雅。雖不能接武方回。固出電發之右。

嚴蓀友雙調望江南云。歌婉轉。風日渡江多柳帶。

○結煙留淺黛。桃花如夢送橫波。一覺嬾雲窩。曾幾日輕扇掩纖羅。白髮黃金雙計拙。綠陰青子一春過。歸去意如何。情詞雙絕似此真有賀老意趣。

竹垞詞疎中有密。獨出冠時。微少沈厚之意。其自題詞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夫秦七。黃九。豈可並稱。師玉田不師秦七。所以不能深厚。

不知秦七亦何能知玉田。彼所知者玉田之表耳。
師玉田而不師其沈鬱。是買櫝還珠也。

昔人謂夢窗之密。玉田之疎。必兼之乃工。就形骸

而論竹垞似能兼之矣然余則云夢窗疎處高過
玉田而密處不及與古人之言正相反書之以俟
識者

竹垞長亭怨慢 雁云結多少悲秋儔旅特地年年
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江枉渚
也只戀江南住感慨身世以淒切之情發哀婉之
調既悲涼又忠厚是竹垞直逼玉田之作集中亦
不多見

漁洋秋柳詩云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
莫夜飛同此哀感一時和作所以遠不
逮者不在詞語之不工在所感之不同耳後人更
欲妄爲訾議亦弗思甚矣。新城秋柳四章純
是誨柔之感國朝定鼎燕京新城有所指也

竹垞江湖載酒集灑落有致茶煙閣體物集組織甚工蕃錦集運用成語別具匠心然皆無甚大過人處惟靜志居琴趣一卷盡掃陳言獨出機杼豔詞有此匪獨晏歐所不能卽李後主牛松卿亦未嘗夢見真古今絕構也惜託體未爲大雅

吾於竹垞獨取其豔體蓋諭詞於兩宋之後不容過刻節取可也

竹垞靜志居琴趣一卷生香真色得未曾有前後次序略可意會不必穿鑿求之

竹垞摸魚子云粉牆青艸檐百尺一條天色催暮。

洛妃偶值無人見。相送轔塵微步教。且住攜玉手。
潛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訴認香霧。鬢邊好風衣。
上分付斷魂語。雙栖燕歲歲。花時飛度阿誰花底催。
去十年鏡裏樊川雪。空裏茶煙千縷離夢苦。渾不省。
鎖香金篋歸何處。小池枯樹算只有當時一丸冷月猶照夜。
深路情詞俱臻絕頂。擺脫綺羅香澤之態獨饒仙豔。自非仙才不能。

董文友蘇幕遮諸篇皆能曲折傳神。撲入深處詞中之妖也。學詞者一入其門念頭差錯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同時如梅村阮亭迦陵菌次蛟門程

村西堂西銘荔裳顧庵輩多心折蓉渡詞每首下各綴以評語亦不可解

周冰持亦好作綺語不過花影之流亞耳尙不足爲妖也

彭駿孫見沈去衫董文友詞謂泥犁中皆若人故無俗物去衫亦花影之餘冰持之匹不及文友之工

國初詞家斷以迦陵爲巨擘後人每好揚朱而抑陳以爲竹垞獨得南宋真脈嗚呼彼豈真知有南宋哉庸耳俗目不值一笑也

迦陵詞氣魄絕大骨力絕遒填詞之富古今無兩
只是一發無餘不及稼軒之渾厚沈鬱然在國
初諸老中不得不推爲大手筆

迦陵詞沈雄俊爽論其氣魄古今無敵手若能加
以渾厚沈鬱便可突過蘇辛獨步千古惜哉

蹈揚湖海一發無餘是其年短處然其長處亦在此蓋偏至之詣至於絕後空前亦令人望而卻步其年亦人傑矣哉

迦陵詞不患不能沈患在不能鬱不鬱則不深不
深則不厚發揚蹈厲而無餘蘊究屬粗才

迦陵詞惟江南春和倪雲一章最爲和厚全集三

林原韻

十卷僅見此篇詞云風光三月連櫻筍美人躊躇

白日靜小屏空翠颺東風不見其餘見衫影無端

料峭春閨冷忽憶青驄別鄉井長將妾淚飈紅巾

願作征夫車畔塵人歸遲春去急雨絲滿院流光
溼錦書道遠嗟奚及坐守吳山一春碧何日功成
還馬邑雙倚琵琶花樹立夕陽飛絮化爲萍攬之
不得徒營營怨深思厚深得風人之旨

其年詞極壯浪所少者沈鬱余最愛其月華清後
半闋云如今光景難尋似晴絲偏脆水煙終化碧

浪朱欄愁殺隔江如畫將半帙南國香詞做一夕
西窗閑話吟寫被淚痕占滿銀箋桃帕淋漓飛舞
中仍不失爲雅正於宋人中逼近美成

其年諸短調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是何神勇如點
絳脣云悲風吼臨沼驛口黃葉中原走醉太平云
估船運租江樓醉呼西風流落丹徒想劉家寄奴
好事近云別來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猶昨話到英
雄失路忽涼風索索清平樂云不見長洲苑裏年
年落盡宮槐平敘中峰巒忽起力量最雄板橋心
餘輩極力騰踔終不能望其項背

其年西江月云。神仙將相詎難爲。萬事取之以氣。偏論亦是快論。至論大言炎炎。我爲起舞。

其年醉落魄咏鶯。云寒山幾堵。風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無今古。醉袒貂裘。略記尋呼處。男兒身手和誰賭。老來猛氣還軒舉。人間多少閒狐兔。月黑沙黃。此際偏思汝。聲色俱厲。較杜陵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之句。更爲激烈。

其年夜遊宮秋懷四章。字字精悍。如云短狐悲瘦猿愁。帝破冢又無數蟲吟古磚縫。料今宵。毳屏風無好夢。又秋氣橫排。萬馬盡屯在長城牆下。每到三

更素商瀉。濕龍樓暈鴛機。迷爵瓦。又箭與饑鵠競。
快側秋腦角。鷹愁態。又一派明雲薦爽秋。不住碧空中響。正如干將出匣寒光逼人。

其年感皇恩。晚涼雜憶六章皆追憶舊遊之作。不言感慨而感慨亦見。首章結句云三年渾一夢。揚州路四章結句云燕丹門下客。皆安在。收束處一則大雅一則沈雄。

其年滿江紅諸闋。縱筆所之無不雄健。如云爲陳子題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君家兩世。濕青衫。吾衰醜。又謁程上黨地爲天下脊。使

君文在先秦。上又何端明。
先被酒我思張子布。臨江不見甘興霸。
只春潮濺雪。白人頭堪悲咤。
竹垞亦有乞食肯從張子布舉杯但屬甘興霸之句氣概稍遜精警測一又仙祠示曼殊
枕裏功名雞鹿塞。刀頭富貴麒麟塚。
下云萬事關河人欲老。一生花月情偏重。
算兩人今日到邯鄲。甯非夢。
又和韻萬里秋從西極到千年淚向南樓灑。
又贈菌開口會能求相印。吾生詎向溝中死。
然鬻畚華山陰尋吾子。又自封邱北岸一派灰飛盲渡火五更霜灑中原血。又聞盡江山真欲舞算來人物誰堪罵耕東南下。云一朵菊花人伏枕半庭。

荳葉秋除架。又還東阿。送葉桐初風吼軍都山。忽紫雨收。

督亢天全綠。下云建業雲。山通地肺姑蘇煙。水連天。目此類皆極蒼涼亦極雄麗真才人之筆。

迦陵汴京懷古十首措語極健可作史傳讀板橋金陵十二闋高者可稱後勁心餘則去此遠矣。

汴京諸作論筆勢之森竦自推官渡一篇而樊樓一章最見作意後四語云風月不須愁變換江山到處堪歌舞恰西湖甲第又連天申王府悲憤之詞偏出以熱鬧之筆反言以譏之也。

其年秋日經信陵君祠一闋後半云今古事堪悲

託身世恨從牽惹。倘君而尚在定憐余也。我詎不如毛薛輩。君甯甘與原嘗亞歎侯羸。老淚苦無多。如鉛瀉。慨當以慷。不嫌自負如此弔古。可謂神交冥漠。

其年水調歌頭諸閥英姿颯爽行氣如虹不及稼軒之神化而老辣處時復過之真稼軒後勁也。其年念奴嬌游京口竹林寺云長江之上看枝峰蔓壑盡饒霸氣獅子寄奴生長處一片雄山莽水怪石崩雲亂岡淋雨下有鼴鼴睡層層都挾飛而食肉之勢英思壯采何其橫霸如此。

其年沁園春諸詞亦甚雄偉登尉繚臺一闋尤爲
感慨沈至

其年沁園春最佳者如題徐渭文鍾山梅花圖後
半云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頭月自明歎一夜
啼鳥落花有恨五陵石馬流水無聲尋去疑無看
來似夢一幅生絹淚寫成攜此卷伴水天閒話江
海餘生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爲一
手

其年賀新郎調填至一百三十餘首之多每章俱
於蒼莽中見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視第四韻尤

能振拔如北固。外晴江夜走其上有秦時明月簾以外秋星作。作皆是突接精神更覺百倍。

賀新郎如席上呈芝麓先生話到英雄方失志老鶻飛來傑傑又一半疏星明滅歸去焚書應學劍愛風毛雨遍千山雪益智粽竟何益筆勢亦如怒貌俊鶻賀新郎有洞穿七札筆力橫絕者如憶得危峯騰健鶻咽秋燈夜半歌山鬼風乍刮鬢成蝟又此意儘佳那易遂學龍吟屈煞牀頭鐵風正吼燭花裂笛聲起又粗飯濁醪吾事畢傍東籬且了黃花債又醉倚江樓成一笑總輸他稜角東村子牛背上笛

今古恨漫興慨。又博望野花紅染血。訴行藏風裏。
休悲咤。恐又震昆陽瓦。又繡嶺宮前花似血。正秦
川公子迷歸路。重酌酒盡君語此類皆得未曾有。
真足驚心動魄。

其年贈何生鐵

鐵小字阿黑鎮江人流寓泰州精詩畫工篆刻賀新郎一

篇飛揚跋扈不可羈縛。詞云鐵汝前來者曷不學
雀刀龍笛騰空而化底事六州都鑄錯。辜負陰陽
爐冶氣上燭斗牛分野小字又問呼阿黑詎王家
處仲卿其亞休放誕人答罵蕭疎粉墨營邱畫更
雕鏤漸臺威斗鄰宮銅瓦不值一錢疇惜汝醉倚。

江樓獨夜月照到寄奴山下故國十年歸不得舊
田園總被寒潮打思鄉淚浩盈把一味橫霸亦足
雄跨一時

萬馬齊瘞蒲牢吼此迦陵題珂雪詞語然直似先
生自品其詞吾恐升六尚謙讓未遑也其後疊云
耳熱杯闌無限感目送塞鴻歸盡又眼底羣公袞
袞其年胸中不知吞幾許雲夢下云作達放顛無
不可勸臨淄且傅當筵粉城柝夜烏緊悲極憤
極如聞其聲

其年送王正子之襄陽貢新郎一闋前疊云立馬

和君說到襄陽爲予先問隆中諸葛。往日英雄潮打盡。怪煞怒濤崩雪。今古恨總多於髮。再問大堤諸女伴。白銅鞮可有閒風月。誰彈向楚天瑟。兩奇絕可謂目無一世。

閑情之作非其年所長。然振筆寫去。吐棄一切。闇諱泛話不求工。而自工才大者固無所不可也。如桂殿秋云。凝情低咏。年時句人。在東風二月初。菩薩蠻彈琴云。促柱鼓瀟湘。風吹羅帶長。蝶戀花促云。猶自眉峰煙不定。避人奩內添宮餅。又跳索云。鬢絲扶定相思子。下云對漾紅繩低復起。明月光中亂。

捲瀟湘水匿笑佳人聲不止。檀奴小絆花陰裏。又
圍爐云。小院綠熊鋪褥厚。玉梅花下交三九。下云招
入繡屏閒寫久。斜送橫波郎。莫衣單否袖裏任郎
沾寶獸。雕龍手壓描鸞手。又潛云立久微聞輕歎
息春陰簾外天如墨。換巢鸞鳳云飄盡。楊花雨偏
肥。摘來梅子春先瘦。石州慢夏閨云起來慵繡。將泉
戲瀉園荷憐他葉嫩纔如掌。珠滑不成圓。卻添人
閒想。齊天樂紀夢云迴腸千縷。總些個情懷舊時言。
語賀新郎和竹逸江村云我有紅綃無窮淚。彈與
多情灼灼悔則悔。當初輕諾十載雲英還未嫁。訴

傷心撥盡琵琶索似此皆低回哀怨情致纏綿惟
雲郎合巻詞未免俚穢

或問其年竹垞一時兩雄不知置之宋人中可匹
誰氏余曰此不可相提並論也陳朱才力極富求
之宋名家亦不多覩而論其所造則去宋賢甚遠
宋賢得其正陳朱得其偏宋賢得其精陳朱得其
粗自詞有陳朱而古意全失矣

近人憚於陳朱之名以爲國朝冠冕不知陳朱
不過偏至之詣有志於古者尚宜取法乎上烏絲
載酒聊存之以備一體可也乃知讀書不可無才

尤不可無識。

善爲詞者貴久而愈新不妨俟知音於千載後陳朱之詞佳處一覽了然不能根柢於風騷局面雖大規模終隘也。

二李詞絕相類大約皆規模南宋羽翼竹垞者符曾較雅正而才氣則分虎爲勝

符曾詞如好事近秦淮過拂水山莊感事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

人語高陽臺過拂水山莊感事云一篷東風斜陽淡壓荒煙踏莎行金陵遊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勝國之感妙於淡處描寫情味最永

分虎釣船笛云曾去釣江湖腥浪黏天無際淺岸
平沙自好算無如鄉里從今只住鴨兒邊遠或泛
苕水三十六陂秋到宿萬荷花裏別有感喟於朱
希眞五篇外自樹一幟

萬紅友香膽詞頗多別調語欠雅馴音律亦多不
協處與所著詞律竟如出兩人手真不可解

白雨齋詞話卷第三

白雨齋詞話卷第四

丹徒陳廷焯亦峰箸

厲樊榭詞幽香冷豔如萬花谷中雜以芳蘭在國朝詞人中可謂超然獨絕者矣論者謂其沐浴於白石梅溪徐紫珊語此亦皮相之見大抵其年錫鬯太鴻三人負其才力皆欲於宋賢外別開天地而不知宋賢範圍必不可越陳朱固非正聲樊榭亦屬別調

樊榭詞拔穢於陳朱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處在貌而不在骨絕非從楚騷來故色澤

甚饒而沈厚之味終不足也。

樊榭措詞最雅學者循是以求深厚則去姜史不遠矣。

樊榭國香慢素韻云月中何限怨念王孫草綠孤負空香水絲初弄清夜應訴悲涼玉斲相思一點算除是連理唐昌間暗成夢白鳳梳翎寫影雲窗聲調清越是其本色亦是其所長

樊榭百字令月夜過七里灘云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拏音遙去西巖漁父初宿無一字不清俊下云林淨藏煙峰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風飄蕩

白雲還臥深谷。鍊字鍊句歸於純雅。此境亦未易到也。

余最愛樊榭謁金門七月既望湖上雨後作。云凭畫檻雨洗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艇子幾時同汎。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疎粉豔。西風無處減。中有怨情意味便厚。否則無病呻吟亦可不必。

樊榭玉漏遲永康病中夜雨感懷。云病與秋爭葉葉碧梧聲。顫濕鼓山城。暗數更穿入溪雲。千片燈暈翦似曾認我茂陵心眼。此詞似周草窗而騷情雅意更覺。

過之

樊榭亦精於造句。如齊天樂云：將花插帽向第一。
峰頭倚空長嘯。高陽臺云：秘翠分峰凝花出。土憶
舊遊。云遡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翦秋眉。下云又
送蕭蕭響盡平沙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
天地入斜暉。齊天樂秋聲云：微吟漸怯。訝籬豆花間。
雨節時節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念奴嬌云：起坐
不離雲鳥外。倒影山無重數。柳寺移陰葑。田拖碧
花氣涼於雨。詩成猶未遠。蟬吟破秋句。下云月逗
離聲。前浦結云水。蕩搖曳煙路。桃源憶故人
螢云

殘月剛移桐屋一箇牆陰綠似此之類自其外著者觀之居然一樂笑翁矣

太倉諸王皆工詞漢舒尤爲傑出次則小山小山工爲綺語才不高而情勝措語亦自婉雅無綺羅惡態

小山詞如病容扶起淡黃時又燕子尋人巷口斜陽記不眞又一雙红豆寄相思遠帆點點春江路又畫屏離思遠羅袖淚痕濃又一雙燕子夕陽中莫銜殘鬢影吹向落花風又燈微屏背影淚暗枕留痕又小園春雨過扶病問殘春又眼波低翦篆

絲風又一彎愁思駐螺峰。皆情詞淒婉晏歐之流亞也。

漢舒自是作手惜其盲年不永未盡所長其筆分甚高如琵琶仙

秋日遊金陵黃氏廢園

云秋士心情況遇著

客裏西風落葉惆悵側帽行來隔溪景清絕沒半點空香似夢只幾簇野花誰折莎雨寒幽石煙荒淡鶯蝶飛歇試問取舊日繁華有餅媼漿翁尙能說道是廿年彈指竟風光全別真不信尋常亭榭也例逐滄桑棋劫何怪宋苑陳宮荒岵弔月感慨蒼茫結四語尤妙他手每每倒說意味轉薄

作詞貴於悲鬱中見忠厚悲怨而激烈其人非窮
則天漢舒詞如浮生皆夢可憐此夢偏惡又云看
取西去斜陽也如客意不肯多耽擱沈痛迫切便
成詞識香雪所以不永年也

閑情之作竹垞幾於仙矣文友則妖也香雪居二
者之間讀香雪詞去取不可不慎如踏莎行云落
燈天似晚秋寒病春人臥銷魂處又云夢中尋夢
幾時醒小橋流水東風路滿江紅云拂砌風輕鶯
作態穿簾雨細花無恙又云鬪草心慵垂手立兜
韁夢好低頭想永叔倚闌無緒更兜韁淺俗語耳似此則婉雅矣又云檻

外紅新花有信鏡中黃淡人微恙又云夢短易添
清晝倦書長慣費黃昏想又云架上牛衣紅淚在
夢中鸞信青天杳又云風榻茶煙秋病思月簾花
氣春愁料此類皆麗而有則正不必讓小長蘆

香雪蘭陵王一闋句句從對面寫來直至結處云
這般情景怎教我不念著一筆叫醒戛然而止用
筆亦有龍跳虎臥之奇

陸南鄉白蕉詞四卷全祖南宋自是雅音但無宋
人之深厚不耐久諷也

南鄉賣花聲後疊云昨夢碧峰疑楚館叢祠覺來

心事阿誰知。三十六鱗遙寄與空疊烏絲。此詞絕沈婉真得南宋人消息惜不多見。

板橋詞頗多握手透爪之處然卻有魄力惜乎其未純也若再加以浩瀚之氣便可亞於迦陵

板橋賀新郎

徐青藤草書

云半生未掛朝衫領狠秋風

青衿剥去禿頭光頸只有文章書畫筆無古無今獨逞并無復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眉目割破頭顱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痛快之極不免張眉努目

板橋金陵十二首瑕瑜互見惟胭脂井一篇用筆

最勝余獨愛其滿江紅二句云碧葉傷心亡國柳
紅牆墮淚南朝廟淒涼哀怨爲金陵懷古佳句
其年詞沈雄悲壯是本來力量如此又加以身世
之感故涉筆便作驚雷怒濤所少者深厚之致耳
板橋心餘未落筆時先有意爲劉蔣金剛努目正
是力量歉處

板橋詩境頗高間有與杜陵暗合處詞則已落下
乘矣然畢竟尚有氣魄尚可支持心餘則力弱氣
粗竟有支撐不住之勢後人爲詞學板橋不已復
學心餘愈趨愈下弊將何極耶

江研南詞取法南宋頗有一二神解處。南鄉所得在貌。研南所得在神。吾終不以貌易神也。

研南詞如只有東風依依分綠上楊柳。又影云誤

了閨人也會描出春前怨宛雅幽怨視少游碧山

幾於化矣。琢春詞在國朝不甚顯然識者當相

賞於風塵外也。

研南八聲甘州久客揚州追思湖上清游之樂悽然有作記蘇堤芳

草翠輕柔柳絲拂簾鉤趁花風吹帽扶藜買醉正
好清游日落亂山銜紫墮影挂中流喚櫂穿波去。
月滿船頭不料嬉春散後對白雲揖別煙水都愁。

數那家池閣。曾肅碧天秋。到而今歸期未穩。夢六橋飛滿舊鳬鷗。更初轉猛驚回處。卻在揚州極寫清游之樂。便覺揚州俗塵可厭。煙花三月下揚州。後不可無此冷水澆背之作。

江賓谷詞亦得南宋人遺意。雖未臻深厚。卻與淺俗者迥別。

研南學南宋合者得其神理。賓谷學南宋合者得其意趣。皆出陸南蘋之右。而皆未能深厚。

張詰士當時頗以詩詞名。然其於詩太淺太薄。直似門外漢詞。則規模樂笑翁間有合處。板橋詩勝

於詞四科則詞勝於詩各取其長可也

江橙里詞清遠而蘊藉沈沃田稱其劍銖肝腎磨濯心志苦心孤詣以爲詞可謂難矣然余觀練溪漁唱句琢字鍊歸於純雅只是不能深厚蓋知學南宋而不得其本原

本原何在沈鬱之謂也

國

朝詞家多犯此病故驟覽之居然姜史復生深求之皆姜史之糟粕惟陳迦陵兜吼熊啼悍然不顧雖非正聲不得謂非豪傑士

旭東玉漏遲云似草春懷又被東風吹徧書劒天涯去後何處覓試香庭院簾半捲怕聽杏梁雙燕

寄慨處婉雅幽怨頗近西麓

旭東木蘭花慢

秋帆和樊榭

結數語云空懸離愁渺渺

任西風送客自年年畫出瀟湘數點依稀沒入蒼煙空濛寂歷橙里自非樊榭匹而此詞殊不減也史位存詞寓纖穠於閒雅之中流逸韻於楮墨之外才力不逮陳朱而雅麗紓徐亦陳朱所不及真陳朱勁敵也

其年詞最雄麗竹垞則清麗樊榭則幽麗璞函則穠麗史位存則雅麗皆一代豔才史位存稍得其正而才氣微減

位存一萼紅

桃花夫人廟人

楚江邊舊苔痕玉座靈跡

自何年香冷虛墳塵生寶歷千秋難釋煩冤指芳

叢飄殘清淚爲一生顏色悞嬋娟恩怨前朝興亡

閒夢回首淒然似此傷心能幾歎詩人一例輕薄

流傳雨颯雲昏無言有恨凭欄罷鼓神絃更休題

章臺何處伴湘波花木暗啼鵠惆悵明璫翠羽斷

礎荒煙清虛騷雅用意忠厚至竟息亡緣底事可

憐金谷墜樓人適形其輕薄耳

位存詞如團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風不斷神似溫

韋語然非其中真有怨情不能如此沈至故知沈

鬱二字不可强求也。

位存采桑子云淚滴寒花漸漸逢人說鬢華悲感語說得和緩便覺意味深長

南溪詞云舊識僧徒與酒徒年來多半疏

亦無叫囂惡習然尙遜此和緩

位存臺城路云登臨倦了只一點愁心尙留芳草斗酒新豐而今慙愧說年少所詠亦淺顯在目而措語卻深婉可諷

位存滿江紅云更不推辭花下酒最難消受黃昏雨此種語自是衝口而出卻非天人兼到者不能位存詞極淒婉又極雅潔短調如千蝶帳深禁夢

苦倦拈紅豆。調鸚鵡。又十二金堂小闌干。偏沒箇留儂處。又說與今年小樓中。第一夜聽春雨。又蕭蕭瑟瑟到天明。蟋蟀聲中燈一點。又人去月痕消。皆極精妙。長調如晴色。漸甦梅柳風和雪。忽又蘭珊春情遠。千回萬轉才肯到人間。又二十四橋邊醉年時。明月又沾暮雨。只有楊花繫歸心。不關芳草曲折哀婉。不必板學南宋而意境亦勝。

任淡存詞措語婉妙。味亦雋永。可爲位存之亞。遂佺之匹。朱雲翔字遂佺元和人有蝶夢詞同時張龍威亦以詞名。然有枝而不物之弊。不及任朱也。

朱春橋竹垞太史族孫也。其詞亦頗近秀水而才力不逮。

過春山湘雲遺稿二卷。徜徉山水，綿邈無際。其筆意之騷雅別於位存，近於樊榭。吳竹嶼稱其詞如雪藕冰桃，沁人醉夢。百餘年來此調不復見矣。湘雲詞每讀一過，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讀之既久，其味彌長。同時朱春橋、吳荀叔、朱秋潭、江聖言、汪對琴諸君，皆以詞名東南，然無出湘雲右者。湘雲詞如幾點萍香，鷗夢穩柳，棉吹盡春波，冷又回首。桃源仙路迥，一聲欸乃川光暝，又數盡落花。

無語黃昏雙燕還來又香乍熱簾微寒魂銷似去
年又秋聲吹不盡長笛月明中又指點江山斜陽
一片下平楚又雙槳趁潮平載取江雲歸去皆令人尋味不盡

湘雲詞如小雨啼花深煙怨柳又金枕生苔漆燈
無焰又但山鬼吟秋杜鵑啼雨回首宮斜白楊深
夜語此類皆淒警特絕

湘雲倦尋芳過廢園見牡丹盛開有感云架迷蝶徑苔上鶯簾
庭院愁滿寂寞春光還到玉闌干畔怨綠空餘清
露泣倦紅欲倩東風涴聽枝頭有哀音淒楚舊巢

雙燕漫竚立瑤臺路。杳月佩雲裳已成消散。獨客天涯心共粉香零亂。且盡花前今夕酒。洛陽春色。恩恩換待重來。怕只有斷魂千片。及時勿失。自是有心人語。

湘雲西子妝後半闋云佳期誤落盡梅花寂寞誰爲主。玉琴彈破碧天寒。問東風鶴歸何處。重尋舊址。漫贏得蒼煙冷語。黯銷魂入夜啼鵑更苦。清虛中亦復騷雅。湘雲所以爲高。

其年竹垞才力雄矣。而意境未厚。位存湘雲韻味長矣。而氣魄不大。詞之爲道。正未易言精也。

汪對琴琵琶仙金闇晚泊一章有議論有感慨有識力。

淵淵作金石聲可爲春華閣詞壓卷詞云斜日揚
舲堞樓下一帶荒涼吳苑珠幌猶蔽何鄉秋空片
雲卷風漸急橫塘乍渡便穿入虎山西崦野草低
迷寒鴉下上渾是淒怨看胥口波面靈旗未輸爾
鶡夷五湖遠無限亂山銜碧閃煙檣斜展排多少
荒臺廢館只望中破楚門鍵料得遙夜鐘聲夢回
難遣

吳竹嶼曇香閣詞如水木之清華雲嵐之秀潤高
者亦湘雲流亞

竹嶼詞如一點相思誰與寄羅襟留得東風淚逼
近小山又賣花聲云楊柳小灣頭煙水悠悠歸心
空望白蘋洲只有春江知我意依舊東流情詞宛
轉不求高而自合於古

竹嶼祝英臺近和王述庵聽雨憶山中舊游蘋花水閣云石玲瓏花
匼匝池館翠陰密蘋末風來雨意正蕭瑟起數語
淡淡布置點綴入妙下云夢裏寒山跳珠濺千尺
亦甚超遠

風流婉雅是竹嶼本色吳中七子璞函而外固當
首屈一指

蔣心餘詞氣粗力弱每有支撑不來處匪獨不及
迦陵亦去板橋甚遠

銅絃詞惟浮香舍小飲四章廿八歲初度兩章爲全集完善之作雖不免於叫囂精神卻團聚意境又極沈痛可以步武板橋如云越霰吳霜篷背飽奈年來王事都靡盬藉竿木尙能舞又十載中鉤吞不下趁波濤忍住喉間鯁嘔不出漸成瘦激昂嗚咽天地爲之變色

趙璞函詞措語穠至用筆清虛規模亦甚宏遠可與竹垞樊榭並驅爭先

璞函詞穠豔是其本色然能規撫古人不離分寸故雅而不晦麗而有則視國初名家正不多讓
璞函臺城路張麗華祠云璧樹飛蟬桂裳化蝶欲問故宮無路殘鐘幾度只遺曲猶傳隔江商女回首雷塘暮鴉啼更苦音調悽惋措辭大雅所謂麗而有則又桃葉渡云前調烏衣巷口斜陽冷尋常更無飛燕又云明月多情素光猶似照團扇淡淡著筆情味自饒此詞後半闋韋入邪思不免佻薄又咏蘆花云淒涼西風乍捲便鷗鷺飛來不見又云幾度思持贈回首天涯白雲空翦又秋柳云臺城路長亭古道莫更問當

時燕昏鶯曉又秋草云前調不見王孫夕陽空記舊行蹟又云塞北秋深江南日暮一帶傷心寒碧憑高望極又斷雨零煙幾重遮隔獨立蒼茫舊袍青淚濕均於淒感中見筆力規模南宋似又勝於張

仲舉

璞函河傳云東風日暮雨瀟瀟魂銷人歸紅板橋又云酒初醒夢將成愁聽紗窗啼曉鶯淒秀之詞味亦深永似五代人手筆

璞函豔詞情最深味最濃筆力卻絕遒與竹垞分道揚鑣各有千古

豔詞至竹垞。仙骨珊珊。正如姑射神人。無一點人間煙火氣。璞函則如麗娟玉環。一流人物偶墮人間。亦非凡豔。此兩家豔詞之別也。

璞函憶少年。云重尋已無路。吠雲中。仙犬又云。幾點春山橫遠岸。也難比翠眉痕淺。東風落紅豆。悵相思。空徧仙乎仙乎。絕非凡豔。又覓裳中序第一。云憑高望極。但暮雲芳草凝碧。人何處。瑤華信杳。迢遞亂山驛。又云越羅紅淚拭道別後。休思此夕。今應是梨花門掩。燕子伴岑寂。恩深意苦。筆致迥與人殊。

贈妓之詞亦以雅爲貴余最愛璞函綺羅香云渢
已換欵柳心情猶未減咒桃眉嫵又云選婿窗邊
可憶斷魂柔路縱尊前不鼓琵琶算青衫也無乾
處淋漓曲折一往情深較古人贈妓之作高出數
倍

璞函祝英臺近八章遣詞閒雅用筆沈至豔詞中
運以絕大筆力真千年絕調也竹垞洞仙歌後又
闢一境矣

璞函而後作者日盛而愈趨愈下芝田朱澤晴波
鄭蠡槎林蕃賣漁沈起間有可觀餘則競尚新聲
雲

務窮纖巧。幾忘卻此中甘苦。惟毘陵二張。溯厥本源。獨求風騷門徑。不必學南宋。而意境自合。詞之不滅者。二張力也。

賣漁鬲溪梅令云。小萼山下水溶溶。記相逢。欲採蘋花可惜過東風。午橋煙雨濃。不如歸去夢簾櫳。小樓東留得欄杆一半月明。中夜涼花影重。此詞絕婉麗。得南唐二主之遺。又謁金門云。夢裏玉人。樓遠近。燕歸花氣冷。亦逼近五代。不襲南宋人陳迹。

蠡槎玉樓春云。今宵有酒爲君斟。明日畫橋春共。

遠語婉情深。令人心醉。若酣酣子之雲。破窮陰纖月。逗會須重醉。當壚酒。調蝶戀花
秋日湖上作則一片傷心溢於言外矣。

西冷酒民有酣詞鈔一卷

黃仲則竹眠詞。鄙俚淺俗。不類其詩詞。選附錄一首。尙見作意餘無足觀矣。

張臯文詞選一編。掃靡曼之浮音。接風騷之真脈。附錄一卷。簡擇尤精。洵有如鄭掄元所云後之選者。必不遺此數章。具冠古之識者。亦何嫌自負哉。臯文水調歌頭五章。旣沈鬱又疎快。最是高境。陳朱雖工詞究曾到此地步否。不得以其非專門名。

家少之如首章云難道春花開落又是春風來去
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次章云招
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楚越等
間耳肝膽有風波三章云珠簾捲春曉胡蝶忽飛
來遊絲飛絮無緒亂點碧雲釵腸斷江南春思黏
著天涯殘夢賸有首重回銀牘且深押疎影任徘徊
羅帷卷明月入似人開一尊屬月起舞流影入
誰懷迎得一鉤月到送得三更月去鶯燕不相猜
但莫凭闌久風露濕蒼苔四章云今日非昨日明
日復何如竭來真悔何事不讀十年書爲問東風

吹老幾度楓江蘭徑千里轉平蕪寂寞斜陽外渺
渺正愁余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須名山料理身後
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綠遍三月雨中紅透天地
入吾廬容易眾芳歇莫聽子規呼五章云長鐫白
木柄斷破一庭寒三枝兩枝生綠位置小窗前要
使花顏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蘭
與菊生意總欣然曉來風夜來雨晚來煙是他釀
就春色又斷送流年便欲誅茆江上只怕空林衰
草憔悴不堪憐歌罷且更酌與子遶花間熟腸鬱
思若斷仍連全自風騷變出

張翰風詞飛行絕迹不逮臯文而宛轉纏綿處時復過之真臯文伯仲也余最愛其菩薩蠻云橫塘日日風吹雨隔簾卻望江南路蝴蝶慣輕盈風前魂屢驚闌干人似玉黛影分窗綠斜日照屏山相思羅袖寒真不減飛卿語又碧藕折蓮絲夢輕君未知亦極淒麗

萬事萬理有盛必有衰而於極衰之時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滅詞盛於宋亡於明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於本原所在未能窮究乾嘉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

別真僞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盛衰之感殊係人思獨詞也乎哉

左仲甫詞逸情雲上愈唱愈高如南浦夜尋琵琶亭云
何處離聲刮起撥琵琶千載臘空亭是江湖倦客
飄零商婦於此盪精靈下云我是無家張儉萬里
走江城一例蒼茫弔古向荻花楓葉又傷心只琵琶
響斷魚龍寂寞不曾醒極沈鬱又極跳盪又浪淘沙
裏花片投涪江歌以送之下半闋云鄉夢不曾休惹甚閒愁忠州過了又涪州擲與巴江流到海切莫回頭
精警奇肆言外有無窮幽怨

憚子居阮郎歸畫蝶

六首俱見新意余尤愛其次

章云少年白騎放騎慾踏青三月三歸來未到捉紅蠶化蛾真不甘江橘葉一分含那防仙姬探雙雙鳳子出花龕繭兒風太酣哀感頑豔古今絕唱又三章云輕須薄翼不禁風教花扶著儂一枝又逐月痕空都來幾日中會有伴去無蹤闌前種豆紅蜜官隊裏且從容問心同不同情深意遠不襲溫韋姜史之貌而與之化矣

李申耆菩薩蠻云複袖錦鴛鴦經年繡一雙卽屈子好修以爲常意又不爲見時難忍扶羅袖看何

其淒怨。又花氣泛紅螺。橫飛出繭蛾。冷豔幽香奇。
情異采。又不覺月痕西下簾霜滿衣。傷所遇之不
偶也。此類真可繼武飛卿。

金應城賀新涼詠螢云。風雨黃昏。庭院黑。照沈沈。蝶
夢渾無迹。下半闋云。景華宮裏音塵絕。悵秋風。洛
陽古樹青鱗堆。血白鳥如雷。羞難盡。慘慘陰陵妖
碧。又恐到清霜時節。小扇輕羅無人惜。更銀屏翠
幙。深深隔笑熠燿。近牆隙。寄託甚深。漢苑飄苔而
後。又成絕響矣。

金朗甫學於臯文詞選附錄七首。意遠態濃婉而

多諷相見歡三章尤爲絕唱

鄭掄元字橋詞思深意苦深得中仙之妙如綠意
殘云眼底紅芳嫁盡但枯葦厯亂堪訴愁苦卷向
熏風坼向西風消受斜陽無數曉來清露憐儂甚
正無奈盤心非故只看他鉛淚難收灑向一池煙
雨直是碧山化境得之於詞學衰微之候益令我
嗟歎不已

捨元高陽臺柳云平蕪一片斜陽影間韶光何處
句留下云儂心化作天涯絮怕重來錯認簾鉤便
拌他過了殘春又是殘秋又前調秋海云江南昨

夜霜華滿算蕭蕭蘭徑都付芳塵倚盡雕闌殷勤
誰伴黃昏斷腸牋得娉婷影斂嬌紅欲上羅裙又
甘州云悵夫容已老西風不管獨自沈吟可惜斷
紅雙臉只是淚痕深下云看亭臯落葉片片是秋
心怕天涯幾經搖落向雪關風渡更難禁哀怨纏
綿碧山之深厚玉田之清雅兩得之矣

吳穀人古詩駢文皆未臻高境轉不若試帖律賦
之工惟詞則清和雅正秀色有餘出古詩駢文之
右

詞欲雅而正故國初自秀水後大半效法南宋

而得其形似。穀人先生天生一枝大雅之筆。益以才藻合者。可亞於樊榭。微嫌才氣稍遜。

穀人詞如月華清後半云。不怨美人遲暮。怨水遠山遙。夢來都阻。翠被香消。莫話青鶯前度。賸醉魂一片。迷離繞不了天涯。紅樹誰語。正高樓橫笛數聲。清苦此類亦居然草窗矣。

金匱二楊裕裳
荔裳工爲綺語。高者亦不過吳園次徐電發之亞。不足語於大雅。

楊伯夔當時盛負詞名。與吳江郭祥伯仿表聖詩品例撰詞品二十四則。傳播藝林。然兩君於詞皆

屬最下乘匪獨不及陳朱亦去董文友王小山遠甚而世顧津津稱之何也

頻伽詞尤多惡劣語如小桃如綺命短東風裏又
昔日結如心今日心如結心裏重重疊疊愁愁裏
山重疊又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
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又丁字簾前有個丁娘妻
斷之類似又出二楊之下

頻伽豔體惟憶少年結句云當時已依約況夢中
尋路頗似竹垞手筆集中不可多得又好事近云
猶認墮釵聲響卻梧桐葉落措語甚雅亦頻伽詞

中罕見者

白雨齋詞話卷第四